

漱玉篇

社

漱玉篇

袁 鷹
秦 越

明天出版社

1987年·济南

漱玉篇

袁鹰秦越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4.875印张96千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30

ISBN7-5332-0090-X

1·20

统一书号: 10333·184 定价: 0.95元

篇 前 语

我们中华民族悠远深邃的诗空中，两千余年来，繁星闪烁，璀璨交辉，各各显露独特的光华，使同代和后人目不暇接。公元11世纪时出现的一颗彗星不同凡响，超群脱俗，那洁白的光束，象一匹长长的素练，嵌在暗夜的天空里，给人留下长久的惊叹和怀念。这便是千古以来还不曾出现过第二个的女诗人、女词人李清照。

李清照又号易安居士，山东齐州府章丘县明水村人，生于北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这年正是甲子年，岁月悠悠，一百五十个甲子过去了，到1984年，恰是她诞生九百周年。

这位在我国文学史上居于峰巅地位的杰出的女作家，她的生平事迹，史书上记载甚少；她的著作只留下一卷《漱玉词》和少数诗文，也还是散佚不全；她的故居葬地湮没无闻；甚至她的卒年都无从考证。这是封建社会长时期歧视妇女、尤其是有才华的妇女所造成的悲剧；也是两宋之际频年战乱、人民颠沛流徙所造成的悲剧。这黯淡的时代终于已一去不返，后代人的责任是在万里春光中来努力弥补历史的遗憾。

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我们在十多年前（那正是动乱不已、心情抑郁的年月）就动念为她写一篇文章。它不是女作家的传记，不是她的作品评论，也不是历史小说。那些均为我们力所不逮。我们只想用散文的形式，以她的主要作品为线索，

将我们所认识、所理解的这位女词人，介绍给今天的青少年读者。我们也想努力用自己拙稚的笔，描述一点她的绝代风华和悲怆身世；同时拂拭去一些人强加给她的尘埃和污秽。

谨以这不成熟的习作，献给我们所钦佩的女词人诞生九百周年。

DL26/11

目 次

篇前语	(1)
-----	-------

上篇 青州花月

第一章 归来也 着意过今春	(3)
第二章 此花不与群花比	(9)
第三章 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17)
第四章 蓬舟吹取三山去	(27)
第五章 相从曾赋赏花诗	(35)

中篇 建康风雨

第六章 踏雪没心情	(47)
第七章 为谁憔悴损芳姿	(54)
第八章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61)
第九章 独自怎生得黑	(68)

下篇 临安血泪

第十章 血泪寄山河	(79)
第十一章 物是人非事事休	(87)
第十二章 但愿相将过淮水	(95)
第十三章 人在何处	(102)

附篇一 多少事欲说还休	(111)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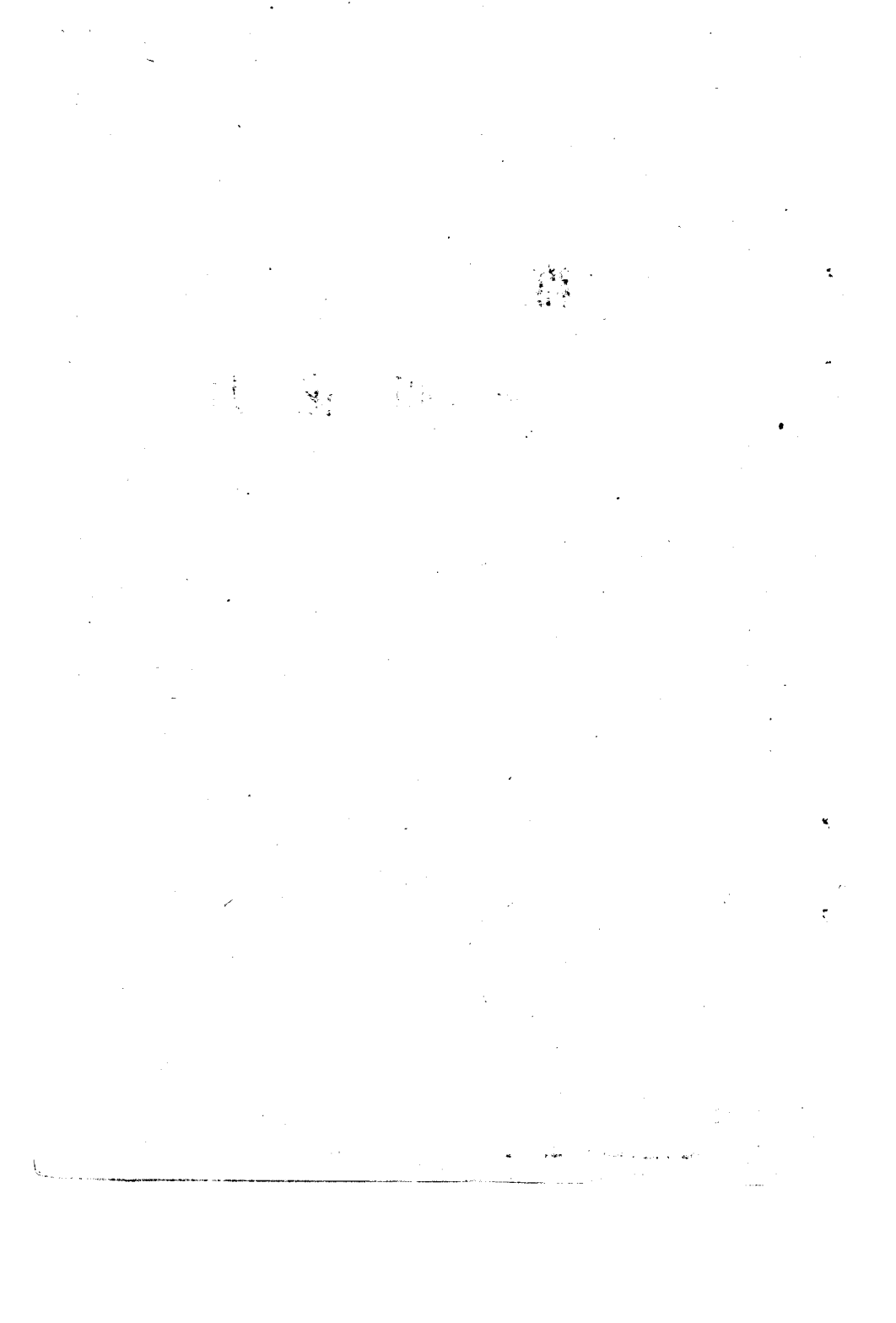
——李清照再嫁之疑

附篇二 寻寻觅觅	(133)
----------	---------

——浅谈李清照词

上 篇：

青 州 花 月



第一章 归来也 着意过今春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千余年来一直使读者心驰神往，情思缭绕。读的人无论是糊口四方的游子，青云无路的士人，宦海栖迟的官吏，失意返乡的倦客，尽管经历不同，心情各异，读后莫不油然而兴起“不如归去”的感喟。“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任他山珍海味，金马玉堂，怎及故园小圃的菜根香？看他俯仰沉浮，勾心斗角，又岂如家乡父老的淳朴亲切？“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仆仆于古青州道上的两位心情又自不同的归客。

北宋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早春时节，惊蛰已过，春分未到，齐鲁大地春寒料峭，山巅沟底残雪未融。驿道两旁的杨柳枝头，却已泛起浅浅一层鹅黄嫩绿的色泽，在暮色苍茫中似有两行长长的淡青烟雾，直飘天际。年年此时，总是柳条最早萌发新芽，最先向还在寒冷中的瑟瑟人间报春，无限依恋地送往迎来，生机盎然。此刻已是傍晚时分，行人渐稀，这青青长条还在摇曳生姿，迎接远客。

果然，西边传来蹄声得得，车声辘辘，由远而近，一行车马直朝青州城门赶来，车马上的主人是一对年青夫妇：词人李清照和她丈夫赵明诚。

其时，年轻的徽宗皇帝赵佶登基才八年，北方的金国强敌尚未大举南下，朝廷里的党争倾轧稍有宁息，内外暂时相安，文坛艺苑虽因秦观、苏轼、陈师道、黄庭坚、晏几道、米芾、程颐等人连年先后谢世而顿显寂寞；但京师汴梁却依然笙管繁华、银花火树，一派歌舞升平景象，就象齐鲁之乡的大画家张择端的长卷《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当日汴京东南城内外那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场面，令人目不暇接。从小生长在官宦之家的李清照夫妇，却就在这年开春，冒着凛冽寒风，急急启程离去，并且决意从此屏居乡里了。

这一年，清照二十五岁，明诚二十八岁，风华正茂。可是结婚七年来，倒有六年时间处在忧患中，愁肠百结，无可奈何。如今终于远离纷扰，第一次相偕离开京都，返回故里，两人愉悦多于伤感。此番东返，既非衣锦荣归，亦非落魄回乡，毋宁说倒是遂了心愿：离开是非地，无官一身轻，再不受无妄之灾的牵连，也不须为政局的风云变幻劳神，从此可以悉心于钟鼎铭刻、古物奇器的探寻和研索，陶醉于自己的小天地里，尽情徜徉，乐何如哉！

两人归心如箭，年初便开始打点行装，告别两家亲友，才过了元宵灯节，便即起程。一路晓行夜宿，不肯耽搁，加上旅途劳顿，便没有了游山玩水的闲情逸志。过兖州，无心去寻访前代李白杜甫的遗迹；过泰安，也只在岱庙略一逗留，抄几段碑文，赶着上路，并未起登泰山之兴；过历城，竟也没有去柳絮泉边的祖居停留数日；过临淄，也没想到浏览这千年古都……这些胜迹向来传诵于士子游人间，也都是两人早已心向往之的地方。如今时机来了，却又匆匆而过。他们互相安慰：来日方长，等待他年再相偕来游吧。此刻，

两人的心情相同，只想早早抵达青州，早早安顿下来，求得个宁静境遇，便是幸福新生涯的开端。这些年来被飞来横祸滋扰得神魂颠倒，坐卧不安，至今每一念及，犹觉胆战心惊，余悸未已。

……崇宁元年，他们婚后第二年的秋天里的一天，清照正在花园里荷花池畔默诵她前几日感时伤事所作的一阕《品令》：

急雨惊秋晓，今岁较，秋风早。一觴一咏，更须其负，晚风残照。可惜莲花已谢，莲房尚小。汀蘋岸草，怎称得，人情好。有些言语，也待醉折，荷花向道，道与荷花，人比去年总老。

忽然娘家一名老家人跑来禀告，老父李格非因名列党籍，昨夜突被罢官。清照不由得吃一惊，没想到多日的不祥预感终于成为事实，而且来得这样快。她倒没为“罢官”二字动容，她担心的是“名列党籍”的罪名将如何了局？

那年正月间，徽宗皇帝不顾大臣们劝谏，一意孤行，任用蔡京为相。蔡京为人，朝野皆知，与其说他德不胜才，不如说他奸佞成性。蔡京上台伊始，立刻以“恢复新法”为名，禁止元祐朝诸法，逐斥元祐朝诸臣，大肆排除异己。七月，又悍然下令“籍记元祐党八人姓名，不得与在京差遣”。李格非在元祐初年官太学，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当时大诗人苏轼，至此便被名列党籍，由礼部员外郎改为提点京东刑狱，出京去了。到九月，元祐诸老臣死的死，徙的徙，所存无几，蔡京大权在握，变本加厉地把“奸党”增加到一百二十

人，大造冤狱，连早已作古的司马光，刚去世不久的苏轼、秦观，正在病中的黄庭坚、张耒等人，都一个不放过，由皇上御笔亲批，开出名单，罗列罪状，刻成石碑，立在端礼门外。当时遭到罢黜的朝士，前前后后共达三四百人。李格非所以连一任外官也保不住，不到两个月便被罢掉，也就不足为奇了。

蔡京踌躇满志，以为这可是一网打尽，于是亲自书写奸党姓名罪状，颁发到全国州郡，命令照样刻石立碑，昭告天下。当时长安有个名叫安民的石工，却拒不肯刻，力持异议。一个地位卑微的石匠竟有这等骨气，消息传来，朝野很多士子感到愧疚。他们心里都明白：王介甫的新法早已日渐变质，至此则面目全非，名存实亡，徒为权贵们所利用，成为党争的工具罢了。但人们敢怒不敢言，一来蔡京党羽众多，二来这新法乃是当今上意所向。

与此同时，明诚父亲赵挺之却飞黄腾达，青云直上，已从上年的吏部侍郎擢升为尚书右丞，与尚书左丞的蔡京同为官家的左右手，爵高位显，权倾一时。虽然他在历次新旧党争中从来也不是个坚定者，但此番顺应潮流，与蔡京声气相投，力排元祐诸贤，不遗余力。

公公荣耀，父亲遭贬，清照的处境自然不是滋味。幼年许配赵明诚时，父亲位高，且在文苑很有名望。那篇《洛阳名园记》脍炙人口，公公官职虽小，但也雅好收藏古物书帖。两家结亲，门当户对。出阁那年，父亲官礼部员外郎，公公官吏部侍郎，也还旗鼓相当。不料此后一升一降，两家地位日益不同，不仅表现在官阶上，更在气质、品性上。清照的血液里流动着父亲的文学秉赋，也流动着父亲的耿介正

直，自小便清高拔俗，孤芳自赏。她并不怕亲戚妯娌、上下左右的冷眼，何况文雅温良的丈夫非常了解她、同情她。她怕的是不小心会流露出一自己对公公为人的鄙视，便有悖礼义，于是她加意约束自己，近来越发低眉敛目，不苟言笑。听到父亲罢官消息，心中焦急，想立即回娘家去安慰老母，又觉于事无补，想去求公公说情，又于心不愿，一时没了主意。明诚在太学攻读，一句才能回家一次，身边又无旁人可商量，怎么办？毕竟年轻气盛，又加上心急如火，当夜回到房里，提起笔便给公公上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书，还附上一首诗……

这是五六年前的事了。现在清照在返乡路上的马车里回想，不禁暗自好笑。那时每天晨昏都要向公婆定省，当面不说，背后递书，成何体统！书中言语，也未免任性。记得一句规劝公公的口气竟写了“炙手可热心可寒”，未免不识轻重，不知老人家看了作何感想？后来听明诚含糊提起过，有人从旁看到其中另一句诗“何况人间父子情”，曾表示怜惜，说这是女儿救父心切的真情流露，尽管太天真幼稚。公公虽然未形诸颜色，其后倒也未见继续加害老父。看来他并未丧尽天良，与蔡京并非一丘之貉。但他为着一己利害而不顾天理人心，助纣为虐，实际上岂非与蔡京殊途同归。蔡京反复无常，最后公公又被贬斥，真应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句俗谚……

“到了！青州到了！”马车夫们不无兴奋地吆喝起来，声音里带着长途跋涉后的疲倦和焦躁。

清照从沉思中惊醒，探头外望，第一眼就见到驿道两旁齐崭崭站着两行浮起嫩绿的杨柳，婀娜婆娑，透着笑意，在向他们颌首致意，抬头望前方，青州城楼巍巍，雉堞隐隐，

被蒙蒙烟雾缭绕，气势不凡。清照随口吟诵：“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坐在旁边的明诚听了微微一怔。眼前景物，在他是又亲切又陌生，城郭依旧，人事已非，心中惆怅，不觉叹息一声，接着清照这四句，也重复吟诵了一遍，才说：“对，《诗经·小雅》上这四句真象是替我写的。不过你从未到过青州，何来‘昔我往矣’？”

清照似乎料到明诚会有这一问，转过脸来款款说：“到过的，我们都到过的。你忘了你多次告诉我，你如何在青州度过幼年，我恍恍惚惚，也象到过青州，或许梦里到过。那末，我们岂非全都领略过青州的杨柳和雨雪吗？”

明诚握着清照手，半晌才感慨地背诵起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这种心情，两人是共同的。但清照性格要开朗、自信得多。她接口念了一句从心底涌出来的话：“归来也，著意过今春！”寥寥八个字，却包孕着许多情意。

过了几天，她就将这两句写进了她到青州作的第一首词《小重山》中：

春到长门春草青，江梅些子破，未开匀。碧云笼碾玉成尘，留晓梦，惊破一瓯春。花影压重门，疏帘铺淡月，好黄昏。二年三度负东君，归来也，著意过今春。

第二章 此花不与群花比

青州旧居的景色使清照情欢意适，旧居“归来堂”的名字更使她有“深得我心”的愉悦。

归来堂位于青州城西一处高地。庭院不大，而花木扶疏，房屋不多，而回廊曲折。从楼窗纵目，远处有隐隐青山，百里平畴；近处有潺潺溪水，竹篱茅舍。但是一问到这“归来堂”三字因何而起，却勾起丈夫的满腹愁怀：归来堂，归来堂，这本是父亲赵挺之当日起的名，打算告老回青州优游林下，怎料到老人家最后终于未能如愿，而且永远不能归来了。

赵明诚对父亲又爱又恨，他是最受疼爱的幼子，自小跟在父亲任上，五岁跟去德州，七岁跟入京师，九岁到徐州，十岁转楚州，十一岁又回到汴京，直到二十一岁结婚，总是承欢膝下，与父亲形影不离。随着父亲，他得以游历名山大川，胸襟为之开阔，见闻因之增广，逐渐培养了寻幽访古的志趣。依援父亲的声势，他顺利进入仕途，二十五岁就蒙钦赐鸿胪少卿，不必如一般士子那样先登科第而后才得授官职。但也因父亲之故，他一度被株连入狱，成为阶下囚，官职自然失去，在京城也无颜存身。但这些毕竟都是身外事，他并不计较，只是父亲的声名从此有了污损，将成为终身憾事。

……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蔡京独任左丞相，徽宗便想再任命一名右丞相。当时蔡京力荐赵挺之担任此职。三月

份赵挺之上任，不久便根据时势屡屡向徽宗奏诉蔡京的罪恶，并且再三披肝沥胆地表示决不与奸人同流合污，请求朝廷解除他的右相职务，让他外放。六月份徽宗终于下诏改授赵挺之为金紫光禄大夫、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乙宫使这个闲职，却未动蔡京。赵挺之在宦海波涛中航行一向一帆风顺，不料在老谋深算、将届古稀之年竟然翻了船，今后料难扬帆再进，不如告老还乡。于是一面递呈奏折“乞归青州”，一面派人到青州把他早年从故乡密州移居青州着意经营的这所宅第修葺一新。又不料次年正月，徽宗又下令大赦天下，毁掉元祐党人碑，重新起用元祐党人，其中李格非得以“与监庙差遣”；二月罢蔡京官，尽除蔡京的一切“新法”，召见赵挺之加意慰抚，复授原职，特进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又授明诚长兄存诚为集贤殿修撰。赵家一时荣耀备至，兴旺了年余，可是上意从来反复无常，下一年（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正月，重又起用蔡京；三月又罢赵挺之官，改授特进观文殿大学士佑神观使。赵挺之这回心灰意冷，决心真正退隐还乡。不想半月之间，突然一病不起，终于愤恨辞世。正在全家举哀之际，皇帝突然亲临吊唁，慰抚有加。三天之后，却有蔡京党羽王蓐等人奉旨前来查抄，将赵姓一门包括亲朋好友一律制狱穷治，罪名是赵挺之“交接富人”。审讯结果虽然都无事实，但两省台谏仍不肯放过，拟定了一条罪状：赵挺之乃元祐大臣、故相刘摯所荐引，岂能不力庇元祐奸党！于是定案具结，追夺赵挺之所有官衔。

此时已是七月炎夏，赵明诚却觉冷彻骨髓，往日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管埋头在自己心爱的金石碑刻里，不愿参与官场中的是是非非。尽管外表翩翩年少书

生，实则为人正直得近乎古板、执拗，质朴得近乎愚蠢、笨拙，疏于交际，厌烦应酬。他一向认定当今皇帝多才多艺，可钦可佩；父亲雄才大略，可敬可亲。经了此番磨难，他终于惊醒，原来父亲平日为人在名节上确有亏损，而道君皇帝更不是个治国平天下的有道君王。这次父亲虽是无辜，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看来官场如战场，京城如囚城，有蔡京在朝，自己只能敬鬼神而远之。赵明诚归意既萌，一出狱便与清照商量回乡，清照素知他的急躁脾性仅次于他那位老父的暴躁，只是父亲暴躁而圆滑，儿子急躁而忠厚，清照便劝慰他少安毋躁，劝他先禀告母亲和兄长，是否一起离京归去？明诚道：“他们谁会去？乡里既冷清，房屋又不宽舒。”果然，兄长们先说从长计议，最后说仕途沉浮是常事，现在已是否极泰来，仍住帝京为好，况且拖儿带女，人口众多，不便远迁。明诚母亲则认定夫死从长子。这样一来二去，时光白白过去了半年，所以上路已是翌年春初了。路上提起，明诚总是愤愤于兄长们一味贪图京城繁华安逸，全不想自身艰危处境。清照却庆幸自己与明诚终于能够从冠盖如云、喧嚣尘上的天子脚下，从尔虞我诈、乌烟瘴气的官宦场上，从勾心斗角、动辄得咎的大家庭羁绊中脱身出来。那种轻快愉悦的心情，使她多次想起东坡居士那传诵一时的词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所以她对归来堂分外好感，徜徉园内，亲身领略到居处的清幽，更觉心怀欢畅。庭园虽小，却也布置了假山一处，亭台二三，花木无数。只因时令尚在早春二月，百花未开，显得园子有些萧条。但在园子北边靠墙处，银花万点怒放枝头，飘来一阵清香。原来是二三十棵梅树，近前看，高的已有二丈